

大家谈人生

去年,中山大学庆祝百年校庆,我也进入“90后”的高龄了。我这一辈子,从17岁起,就在中大学、工作和生活。康乐园翠绿的草坪、苍劲的榕树,见证了我在这里从学到教的人生。

我出生在广州市西关,祖父从商,在广州有一些房产。曾外祖父梁普照曾是赴美留学的幼童。外祖父梁启英是詹天佑的学生,任粤汉铁路建筑工程师,抗战期间,他曾领导抢修被日机炸毁铁路和机场的工作。舅父梁赞勋青年时期参加革命,是新中国的航空工程专家。祖父一直要我以舅父为榜样,按理我应该多少有些理工科的遗传基因,但是,我的父亲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现中山大学)中文系,这便直接影响我走上学习文科的道路。

抗战期间,我家的房产被日机炸毁,有的亲友被日军杀害,我们到澳门避难,生路无着,流离失所。不久,任中学语文教师的父亲染上霍乱,缺血少药,两天即告病逝。早在我的幼年时代,心中就埋下了爱国爱家、渴望祖国强大的思想种子。

父亲去世后,遗下了几个书架的线装书,包括全套《十三经注疏》、《杜诗镜铨》和一些诗集词集,以及亚里克斯的《爱的教育》、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及《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书籍。《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成语考》之类,上小学时,祖父便要我背诵,还要我熟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岳阳楼记》英雄瑰丽的文字,让我对古代文学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深深镌刻在我的脑子里,也希望自己长大后能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才。

抗战胜利后,我在广州南海中学就读,这所中学以培养文科学生著称。1949年广州解放,我写了一篇名为《重逢》的小说,写亲戚的女儿抗战期间与家人失散,后在人民政府协助下一家团聚的故事。我向广州日报投稿,被采用刊登。这一来,我的学文学当作家兴趣大增,更重要的是,我对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有了全新的认识。

1952年,我考取了中山大学中文系。课余时间,都在图书馆度过,阅读专业书籍,也乱翻读书架上的理科杂志。那时,罗克汀教授给我们讲授唯物辩证法,让

那是2008年6月28日,新疆的乌孙山脉一个雨后的多云天气。彼时距我们这批内地来的援疆人,彻底结束在新疆的工作和生活,还剩下宝贵的4天。我们和同事顾先生一起,驱车翻过大山,从伊宁去大山的那一边,中国天马的故乡昭苏。“四方交泰,万物昭苏”,我们要在这边最美的季节,循着伊犁河谷,越过天堑,直抵上游;穿过油菜花丛、蹚过薰衣草海,去瞻仰神往已久的丝绸古道上的夏塔神峰;我们要走向“弓月道”尽头,朝拜汉家公主细君、解忧的乌孙故园,顺便再神会一下那些带着英雄沧桑血液、被汉武帝誉为“天马侏分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的汗血宝马。

越野车在盘山公路上扬起灰尘,山路仿佛是边塞人盘束的一根绵长腰带。在这根腰带急速加长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我痴情地望着窗外,忽然发现一个深深的山谷中,几座毡房,一群牧民,几匹被拴住的马,一片闲适无限的小风景。本来这也是一种寻常的新疆山村景象,可一匹马特别的毛色,在并不明媚的天光下,倏然闪烁了一下。我感到心中一颤,立即被打动了。

为了这一颤,我让司机把车子拐进了山谷,在无路可以行车的地方停住。然后我们徒步走了进去。可能是夜来雨雾刚消尽,山谷里有些潮湿泥泞,腐土、马粪和花草的酸涩气味,混杂着向我们涌来。

我们径自来到了“闪着”了我的那匹马跟前。

我无法表述当时的好奇与喜悦。其实,在新疆,在伊犁,马,并不稀奇,旅居生活的3年中,我也算是“阅马无数”,但为什么不曾有过“审美疲劳”,尤其此时此刻,竟然激荡起这般的异样感觉?

它,并非特别高大,清秀、短耳、大眼,姿态足够安静。马首俊朗,身材健硕、修长。它有一身鲜亮的灰白色皮毛,上面洒着浅棕的色粒子。它是色泽比较稀罕的良种天马。

显然,闪着我的,不仅是一匹好马单纯的身体美。在我凝视它的半个多小时内,对我内心冲击最大的,是它始终专注地与我对视。我看见了它眼睛里的纯良、仁厚与眷恋。萍水相逢,我不知道它的身世,只能溯源它的血脉,问及它遥远的祖先,那些光辉的毛色下,坚强的蹄子所跨

只希望成为一座桥梁

黄天骥

我深知中文系学生既要具有形象思维,也要具有逻辑思维。中大中文系的课程安排既注意专业教育,也注意通识教育,到了大四,还必修逻辑学和教育学,要到中学里进行3个月的教学实习。毕业后,我留校任教。

我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学者。在中大,我经历过风风雨雨,和学生一道下乡下厂,学农学工。和工农大众接触,对了解国情民情很有帮助,也由此更加渴望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

老实说,我在康乐园里当教师,夙夜匪懈,很平凡。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从老一辈老师的身上,知道了什么叫师德、师风,知道要努力完成作为人民教师的职责。

记得大一时,詹安泰教授给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我也经常到他府上请教。詹老师是著名的词学专家,知道我喜欢唐宋词,便经常拿出他自己的作品,逐字逐句告诉我他是如何遣词用意,实际上是手把手教我学习有关词的创作方法。有一次,他和我讨论韦庄的《菩萨蛮》,我大胆地提出和他不同的想法。詹老师想了想,欣然认可,并且赞许我“初生之犊不畏虎”。我独立思考。詹老师的胸襟和做法,让我深受教育。后来我在指导研究生时,要求学生对待学术问题要敢于“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要敢于和老​​师有不同的意见。这实是在从詹老师对我的培养中受到的启发。

詹老师是潮汕人,他常请我喝“工夫茶”。起初,我仰脖一饮而尽。他笑对我说,饮“工夫茶”,应细品细啜。斟茶时,要把开水从高往下注入,又要均匀地向几个小杯点滴余沥。他告诉我:做学问也应如此,应仔细斟酌,又要高屋建瓴,要点滴不漏地搜集资料。这形象的教导,让我终生难忘。

在詹老师的影响下,我立志研究诗词。在大三时,我不知高低地把《陶潜作品的人性特征》的论文投给《文学遗产》,竟然被录用刊载。按照我的兴趣,应该对诗词研究作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一次胡闹的行为,竟让我转变了学习的方向。在第三学年,著名戏剧家董每戡教授,给我们讲授“中国戏剧史”。他授课精彩绝伦,但姿态特别,总是半弯着腰,大摆着手,在讲台上擦一擦鼻下的胡

越的巨流与大漠,那些滚烫的皮肉和钢铁般的骨架中跳动着的忠诚与冒险的心脏。我平视着这匹马,我感觉我们的目光,像两条打通的河流,带着许多湿润的情感,彼此流向对方的心灵。我在某一瞬间按下了快门,使得今天可以随时抚摸后来出版的新疆风光摄影集《梦乡》和新疆情感散文集《约定》里印刷的这双眼睛。

拍摄、发表和偏爱这件马的肖像作品,我天真地以为:若是缘,不管多么遥远,多么陌生的距离,不管有多么边,多么偏,多么僻,多么古远,我和你,和他,和她,和它,生命和生命,故土与异乡,今天和历史,一定可以超越时空,跨越实体的任何形式,彼此到达。

当我离开那匹马时,我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它的鬃毛。我感到了它灼热的体温,向体外波动。

丁捷

那天,我马不停蹄,沿着山谷里的夏塔古道,一路去瞻仰夏塔神峰。一条古道,连接着两个广阔的世界。一座山峰,横亘出两侧不一样的雄奇。

下山来到昭苏草原,暮色降临,残阳血红,草尾摇曳,野花尽染。我们蹚过草海,走向那些矗立在草原深处的石人。我们找到了昭苏石人中最著名的小洪纳海石人。它的姿势告诉我们,它手中曾经持有某一种物件,据说是护卫生剑。我猜想,也许它护卫的是公主的墓穴。江都汉家公主在这里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她们把青春血肉埋在边疆,把精神血脉传承给了边疆儿女。我在草原的黄昏中,心里满溢上来一些酸楚,一些自豪,待那酸楚和自豪渐渐隐退后,又慢慢涌动出一种亲情的眷恋。是的,这几位女子,十几岁离开故土,解忧完成了全部使命,白发苍苍回到长安,不久归土。而其他几位公主和她们的随从,把根扎在了这空旷辽远的异乡,生生地把“异乡”做成了“家乡”。

我的脑子里马上闪现出白天瞻仰的夏塔神峰。它昂首高耸,坦然面对风雪的洗礼,不用漫山遍野花草森林的衬托,而呈现出震撼人心的壮美。我对边疆有了新的情愫与认识。

天高地阔,视莫能及,心却可攀。我突然间对那匹马,那些汉家公主,对所有的遥远,生出更多的崇敬,甚至倾慕。同时,我庆幸自己腾出了一点生命,离开江海,远走大漠,感受着苍茫边疆。

子,才开始讲课。有一天,董老师迟到了。我顽皮成性,灵机一动,跑到课室门口张望,见走廊上没有人影,便回转身来,学着董老师走路的姿态,走上教坛。同学们大笑,我正在得意,回头一望,才发现董老师站在课室门口。我尴尬得很,赶紧溜回座位,也知道犯了错误,忐忑难安。下课后,董老师叫我留下来,我更加紧张,心中暗说“我死也!”谁知他对我说:“我看你模仿力很好,不如跟我学习戏曲史吧!”我赶紧点头,既尴尬,又感动。想不到老师胸怀如此广阔,他不仅原谅青年的调皮,还从中看到学生在某些方面的可塑性,因材施教。从此,他给我开列许多研究戏曲的书目,辅导我研究有关《桃花扇》的毕业论文。我毕业后留校工作,从事元明清文学史的教研工作。董老师让我到广州的剧团实习,要求我参加编导工作,要把舞台表演和文学剧本结合起来学习,才能对古代戏曲有所理解。

后来,董老师离开中大,转由王季思教授指导我的学习。王老师也是研究戏曲的专家。那时,他承担组织编写《中国古代戏曲选》教材的任务。王老师知道我好奇,说我屁股尖,坐不住,便刻意选取版本较多、校注繁难的剧目给我承担,意在磨练我的耐力,要我认真学会爬梳文献。前后三年,我完成了任务,初步掌握古籍整理的知识,也真磨平了我的屁股,让我养成“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习惯。

凡此种种,让我在求学和担任教师阶段,便从老师身上,懂得怎样当好学生、怎样当好人民教师。

王老师逝世后,由我主持中大戏曲团队的学习和工作。我们继承和发扬王老师提倡的团队精神,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中,敢于啃硬骨头,突破重围。2009年,我和康保成教授共同主编出版了《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全书约90万字。2010年,我作为首席专家,和黄仕忠教授一起,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明戏曲》,全书约计5000万字,在2017年批准结项。其中《全明杂剧》部分约600万字,准备出版。这些“传帮带”的项目,都是师生团结友爱、互相支持的成果。

同时,我还感悟到,做学问不必拘泥一格,要敢于打通思路,提出新的见解。



▲中国画《舞春》,作者金纳。

我到黄冈工作的时候才20多岁,从高邮湖畔的小县城来到长江边的这座小城。

黄冈古称黄州。现在我们说起黄州,几乎都会想到苏东坡,可那时候我还没有这般强烈的意识。我上班的地方在黄冈城的西边,靠近一条大河,过了一座桥,就是我工作的某编辑部大院。从住所到单位,要从东坡赤壁的后围墙经过,那是一段古城墙的台基,那时有一段沙土行道。东坡赤壁就坐落在城墙下。我从城墙上走了一截路,之后下到东坡赤壁的后围墙。那里有一大片竹林,几十级石阶就沿着曲折的围墙逶迤而下。炎热的夏天,烈日当空,可石阶的阴凉处还能反潮。石阶上落满了发黄的竹叶,也是湿乎乎地贴着石面。我一个人踽踽而行,每天这样来回走上好几趟。

夏天天黑得晚。黄昏时分,我们几

4月,皖南山中重要的农事——春茶采摘开始了。开采茶叶的第一天,山里人谓之“开园”。山里人不贪闲,早早就开始为这一天盘算。至清明,簇新的竹篮、簸箕、蔑烘都已准备齐当,炒茶的木柴整齐码在檐下,烘茶的木炭年冬天就已出窑。用新篾制成的竹器采摘、盛放,用杂木炭火烘烤,家乡的新茶之于别处,又多了一层竹篾和木头的香气。

山里人个个熟悉茶叶的性情,亦勤劳,舍得下一身力气。一篓鲜叶,大手一抄,就摸出了老嫩、干湿,凑近了

我还出版了约有50万字的《周易辨原》。朋友们说我是“破门而出”。其实,我只是把研究传统文化的门,开大了一些而已。同时,作为岭南人,我还写了一些有关岭南文化的书,这 also和我想要打通专业的研究并行不悖。

在中大任教期间,我意识到自己在中学时期,理科成绩不佳,影响了逻辑思维的能力,便着意多向理科老师求救。像和同辈的数学系林伟、吴兹潜教授,常常讨论数学对“美”的理解;还和生物系的江静波老教授,成为忘年之交。特别是和物理学家李华钟教授,过从甚密。记得有一次,向李教授请教物理学中有关“场”的问题,经过一夜的讨论,让我在文学研究中理解“意境”的涵义,豁然开朗。后来的《诗词创作发凡》一书,我用了长达5万字的篇幅,讨论诗词“意境”的问题,这正是受到了物理学中引力波和“场”理论的启发。

作为高校教师,首要的任务,是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把学生培养成德才兼备的人才。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发现中学考试过于频繁,学生疲于奔命,一旦考上大学,普遍会放松学习,这势必影响以后的进步。以中文系的学生而论,毕业后,多数会到报刊或各种机构任职,这都离开文字工作。因此,必须过好写作关。在我担任中大中文系主任期间,从1986年开始,规定大一的学生在一年内缴交100篇作文,每篇字数在1000字以上,必须是记叙文和议论文,还规定每一位教师负责指导两三名学生的写作。起初,学生们叫苦连天,其后发觉受益匪浅,这段写作经历成为校友们美好深情的回忆。“中大中文系学生能写”,也成了许多用人单位的共识。

其实,“一百篇”的意义,不仅是写作训练,更能提高学生思想修养。学生们写完家庭和中学师友等熟悉的题材以后,势必会观察和关心社会的问题。这一来,指导老师便可从中了解学生对现实的情感和思想状态。这是老师教书育人的有效方法。

我在中山大学从事教育工作长达近70年,出版过《黄天骥文集》十五卷,退休以后,也还能坚持科研工作,2023年出版了《唐诗三百年》,《宋词三百年》亦将面世。我只希望能成为一座桥梁,以期帮助后一辈热心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学者走向更高的阶梯。

中山大学“中文堂”落成之际,我写了一副对联:“领百粤风骚开一园桃李,揽九天星斗写千古文章”。由衷期望学术之花盛开在岭南和祖国的大地上。



个单身饭后无事,就结伴往江边去。我们要在长江大堤上走很长的路,之后下去,是一片慢坡和江滩,穿过一望无际的芦苇荡,才能来到江边。到了江边,坐着江水拍打水边的泥土,一下一下,永不停息,仿佛是一种天然的旋律。半天,“噗”的一声,一片松土滑落。再过一会儿,天完全黑了下來。江中心的小轮仿佛只有一点火光,“突突突”地从远处驶来,又从眼前过去,去向远处的江面。那声音很孤单,那船真是小,远远的一点。孤独的夜晚,孤独的江水,还有几个孤独的我们。坐了很久很久,我们才拍拍屁股站了起来,一头钻进芦苇荡,用身体劈开芦苇丛,“沙沙沙”地往外走。这种走法,全凭感觉。脚下是不是路也只是靠脚去感受。我们从来没有感到过恐惧,就这样一直走过慢坡,

闻闻,就知道是哪一座春山的鲜叶,杀青的火候和时间,在心里便有了谱。

此时,山里常春雨霏霏,有时也乍雨又晴,湿气与上升的地气交织,雾气在半山腰的茶园流动。谷谷乌在云雾里高一声低一声叫着。于是山下的秧田绿了,山上的茶树醒了。真是欸乃一声,山水楼一聚,新茶长一寸。明前茶细嫩,芽苞紧实,山泉水沸后冲泡,状如兰花,茶汤呈淡淡琥珀色,无涩

吃是人类的本能,是生命得以延续的基础。本来吃饱了能生存下去就已经够本了,可是人们往往还不知足,一旦吃饱,接着就想吃好;一旦能吃好,接着就想吃出乐趣、吃出雅致。如此一来,人类这个本能和基础有时反倒不被看重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人深知吃饱的根本意义,坚持吃饱即满足的原则,把对吃的执着转而放在了自己的学业事业上或对社会对他人的关爱上,于是就有了对清贫、勤俭或者类似生存状态的赞誉,这类行为和对它的赞誉延续下去、扩展开来,便成了一种精神,传承至今。

不过,这并不妨碍绝大多数人对于吃好、吃乐、吃雅的追求。古人不是说“食不厌精”吗?西晋时期的张季鹰甚至连官都不当了,要回江东老家吃鲈鱼莼菜羹。只要不过分,吃好、吃乐、吃雅的这些追求都是合理的。

吃什么?当然是食物。不过,食物与食物有所不同。有一种分类就是:自己的食物和别人的食物。区别这两类食物的意义,在于分辨吃的利害关系。既要分辨食物的好坏,更要分辨因为不同的食物来源导致致这个行为和结果的好坏。

分辨利害关系很重要。吃多了、吃错了,轻则伤身,重则害命。伤身好理解,吃多了引起血脂、血压、血糖“三高”伤身,吃中毒了不仅伤身,还可能危及生命。因为吃这个行为而带来生命危险的情况是有的。春秋时期郑国的公子宋号称有“特异功能”,他手指头一乱动,肯定有好吃的享受。国君有一次召集官员们吃鳊鱼肉,没叫公子宋。公子宋很生气,冲进宴会场所用指头蘸着国君面前的鳊鱼汤吮了一口,结果国君反目成仇,国君要杀公子宋,却被公子宋反杀。“染指”之事缘于人家不让你吃你偏要吃,结果吃

往事	她远渡重洋归来 早已原谅了我当年的荒唐
李琦	她使劲地拥抱我,泪水盈眶 她说,数十年移居异国 听到母语的时候,已为数不多 离群索居,安静而寂寞 她常常会觉得,已被世界遗忘
或许在少年时 我已开始显现了写诗的端倪 五十多年后,我的同学依然记得 我曾编出一些幼稚可笑的韵文 包括嘲笑个子最高的“竹竿”女生	她说,总能在梦里回忆起往事 故国北方,那种天真的快乐 操场的角落里,我们围成一圈 对着地上蚂蚁,不厌其烦: 清脆的汉语那么动听—— 小蚂蚁,快快爬 你妈喊你快回家
半个世纪后,伙伴们重聚 百感交集,互相端详 当年的浆果,如今都变成了蜜饯 高个子女生面容慈祥	

登上陡陡的江堤,看到黄冈城中的点点灯火,这才仿佛回到了烟火人间。

我在黄冈工作的时候,生活还比较清苦。记得一次下班,别人都回了家,我独自一人沿着东高西低的街道闲走。正是上灯时分,店铺里的熟食都摆了出来,隔着玻璃橱窗,它们在灯光下诱惑着我。而我囊中羞涩,舍不得购买,只能咽着口水,在小雨中的街道上慢慢走过。

那年9月我离开了黄州,结束一年多的借调。我从江对面的鄂州上船,要坐一天一夜的船才能到家。那艘大轮有好几层楼高,座舱也是由包厢、一二三等舱和通铺组成。记得在船上我做的最自豪的一件事,是卖了几本刊物。我离开黄州时,除了一点简单的行李外,还带了我平时积攒下的许多刊物,有《长江文艺》

苦。一口茶水就是一口春天。

山里人家对茶具不讲究,但父亲泡茶时,一定要用干净透亮的玻璃杯,唯恐茶的形色不能被人看见,又恐新茶不够甘甜,有时还要加上一勺蜜糖。亏他那样一个刻板的人,竟对茶叶如此上心。许是这样奉上一杯新茶,才不负天地雨露的滋养、种茶人的艰辛。

那一包明前茶,自家人是舍不得喝的。桌上一把粗瓷大陶壶,泡的是

出事。

还有相反的,别人热情地请你吃,隐藏着各种图谋,项羽请刘邦吃的“鸿门宴”就是如此。“染指”和“鸿门宴”的危险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吃别人的引来了麻烦。

社会在进步,对于大众来说,吃饱早已不是问题。这时主人家请吃饭,往往要往吃好、吃乐、吃雅上去安排。如果仅限于此也没啥关系,但是——别忘了,有的主人正盯着客人性命之外的“别的东西”呢,比如考试录用、职务升迁,工程招标、项目审批,行政越权、偏袒执法,等等,是特殊身份和特权。于是,有些请客的主家就悄悄地给客人送上食物之外的东西,比如金银财宝等。而有些客人呢,或许本身就想“染指”主人的这些东西,于是“稀里糊涂”地“吃请”。结果呢,除了吃出了“三高”,还吃出了“腐败”。“腐败”不伤性命,却伤害政治生命、事业生命。这是危险的吃。

为免误解,需要强调一下:吃的危险并不普遍,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完全是可以放心地吃。放心是必要的,防范也是必要的。防范什么,前面讲得很清楚了。怎么防范?我想就是清清白白地吃,正正常常地吃,健健康康地吃。

有的人会说,我自己的身体自己负责,不需要你来提醒。不过,有些人哪怕是自己的身体,如果他的职业、他的身份与国家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法律的公平公正密切相关,而他又容易把这些当作自己的身体随意糟蹋,那么不仅要提醒,还要让党纪国法来处置,决不能任由他胡吃海塞。

因此,最好的办法仍然是自己管好自己,管住这张好吃的嘴。



往事	她远渡重洋归来 早已原谅了我当年的荒唐
李琦	她使劲地拥抱我,泪水盈眶 她说,数十年移居异国 听到母语的时候,已为数不多 离群索居,安静而寂寞 她常常会觉得,已被世界遗忘
或许在少年时 我已开始显现了写诗的端倪 五十多年后,我的同学依然记得 我曾编出一些幼稚可笑的韵文 包括嘲笑个子最高的“竹竿”女生	她说,总能在梦里回忆起往事 故国北方,那种天真的快乐 操场的角落里,我们围成一圈 对着地上蚂蚁,不厌其烦: 清脆的汉语那么动听—— 小蚂蚁,快快爬 你妈喊你快回家
半个世纪后,伙伴们重聚 百感交集,互相端详 当年的浆果,如今都变成了蜜饯 高个子女生面容慈祥	

《当代》等。我觉得这些刊物太重,便突发奇想:何不摆摊卖出一些?于是我拿出一二十本刊物,在船头的一角,将刊物铺开,卖了起来。我的想法是不管能不能卖掉,也不管卖掉多少,至少算是体验了生活。如若卖掉一二,又可有丁点收入,何乐不为?果不其然,我一摆开,便有人来观望,但总是翻看的人多、购买的人少。我不管那些,盘腿坐下,既不吃喝也不兜售。这样一两个小时下来,真卖出几本,有十来块钱收入。我很高兴,晚上用这个钱买了一瓶啤酒、炒了个肉丝,自顾喝了起来,十分痛快。

如今回忆起来,青春岁月,有这么一段回忆的异乡生活经历,是多么美妙。

黄州,我已有多少年没有去过了?想念黄州。

“条茶”。条茶是春茶收尾时的茶,区别于明前“云尖”保留两叶一尖的制作工艺,条茶叶阔、质老,需经过杀青、揉捻、烘烤的工序,才状如发丝。倘若拿谷雨前还不算老的鲜叶揉捻条茶,会色如青笋。望得久了,似有雾气缭绕,故条茶还有一个风雅的名字——云雾。春末,茶叶被春风春雨拉扯着,生长快,产量高,身价随之涨跌。留上一大袋“条茶”,一家老小敞开了肚皮喝,不心疼。条茶醇厚,利湿解渴。山上地里活重,乡亲们回家沏一大杯温热的茶,咕咚咕咚,一饮而尽。